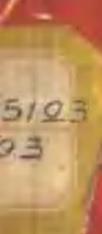


174919

“红专”论

方 宏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紅” “專” 論

方 実 編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年·長沙

编号：(湘)1019

“红”、“专”地

编著者：方 実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号)

长沙市新民路

印刷者：湖南印刷厂

长沙市蔡锷中路

发行者：新华书店湖南分店

开本：787×1092耗 1/32

1958年6月第一版

印数：3

1958年7月第2次印刷

字数：63,000

印数：30,301—60,300

统一书号：3109·38

定价：(5)一角三分

前 記

在这次全民整风运动中，在高等学校同学和知識分子队伍里，出現了一个新問題，展开了一場大辯論，这就是所謂“紅”与“專”的辯論——究竟是“只專不紅”或“先專后紅”呢？还是“又紅又專”、“紅透專深”呢？這場爭論，不是一个簡單的平常的爭論，而是一个关系到在干部政策問題上，在培养人材的方向問題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的爭論；同时，也关系到新社会每一个知識分子的人生观問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呢？這場爭論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它是整个政治战线上与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激烈的戰場。這場大辯論的发生，一方面（指主張“只專不紅”或“先專后紅”这一方面）反映了在当前这个社会大变动时期，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及某些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的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严重存在；也反映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耽于幻想，逃避现实，害怕斗争，不問政治的消极情緒的存在；反映了我国科学界某些人士中“为科学而科学”的糊涂观念的存在；也反映了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卑鄙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上面那些弱点，从而点火煽风，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阴谋；另一方面（指主張“又紅又專”的这一方面）則是反映了我国知識分子中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高涨，社会主义政治热情的高涨，反映了党的领导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知識分子与青年学生中的加

6月16日/2004

强。因此，这场论争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在培养人材的方向問題上一場反右派的斗争，这也是在干部政策問題上一場兴无灭資的斗争，这也是在所有知識分子中提高認識，鼓舞干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种有益的教育。目前这个大辯論還沒有結束，而且随着技术革命这个偉大的历史任务的到来，“紅”与“專”的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一般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范围，它已經变成了一个全体干部的問題，甚至將变成一个全民性的問題。它也已經不是一个暫時的問題，而变成了一个長时期的問題。因此，我們在当前展开这个大辯論，是有重大的理論意义与实际意义的。为了彻底消除右派的恶劣影响，我們必須打胜这一仗！为了在干部政策的路线上兴无灭資，我們必須打胜这一仗！为了克服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中逃避現實、畏俱斗争、不問政治的倾向，我們必須打胜这一仗！为了坚持正确的干部工作路線，培养出又“紅”又“專”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迎接并进行技术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我們必須打胜这一仗！

这个小冊子的任务，就在于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对“紅”“專”关系問題作正面的闡述，同时針對当前在“紅”与“專”問題上的各种錯誤論調，进行必要的批判，并对怎样实现“紅”“專”結合的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作为这次“紅”“專”大辯論的参考材料。

目 录

前 記

第一章 “紅、專結合”——党的干部工作的 根本路線問題

- 第一节 什么叫做“紅”？什么叫做“專”？ (1)
- 第二节 德才兼备是党和国家选拔干部的一貫
标准 (4)
- 第三节 “紅、專結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設人材
的根本方針 (8)

第二章 坚持“又紅又專”、“紅、專結合”的道路

- 第一节 “紅”与“專”——兩個对立物的統一 (20)
- 第二节 政治与业务、政治与經濟的具体关系 (23)
- 第三节 我們的口号是“又紅又專”、“紅、專
結合”、“紅透專深” (32)

第三章 驳“紅”与“專”問題上的各种謬論

- 第一节 驳“只專不紅”論 (37)
- 第二节 驳“先專后紅”論 (54)
- 第三节 驳“已紅待專”論 (61)
- 第四节 驳“專即是紅”論 (65)
- 第五节 驳“紅碍于專”論 (71)
- 第六节 驳“只紅不專”論 (75)

第四章 为“又紅又專”、“紅、專結合”的方向而斗争

- 第一节 怎样使自己“紅”起来？ (82)
- 第二节 怎样使自己“專”起来？ (90)

第一章 “紅、專結合”——党的干部 工作的根本路綫問題

第一节 什么叫做“紅”？什么叫做“專”？

在“紅”与“專”的辯論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問題，就是弄清“紅”与“專”的涵义。到底什么叫做“紅”？什么叫做“專”？首先要統一这两个概念的“口徑”。否則，語言不統一，就根本无法进行辯論了。

什么叫做“紅”？

平常講一个人吃得开，在名譽地位上发展得很快是“走紅运”，是“发了紅”，是“紅人”，是“紅极一时”，甚至“紅得发紫”。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紅”，并不是我們这里所講的“紅”。有人認為“紅”就是参加社会活动多，或者在学校中参与了许多公共事务，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我們所指的“紅”不能这样簡單。要“紅”固然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活动，但是不能說这样就算“紅”了。关于“紅”的另外一种說法是指一个人在政治上很左，很进步，很革命，立場很正确。世界各国的习惯大数都相同，普通对革命的东西都是用紅色去象征它，例如“紅軍”、“紅旗”、“紅党”、“赤化”；相反，对反动的东西都是用白色或黑色去象征它，例如“白党”、“白軍”、“白区”、“白色恐怖”等等就是。

什么叫做“專”？

平常講一个人专横跋扈，独裁专制，是“專制主义”，是“專政”，是“專制者”。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專”，并不是我們这里所講的“專”。有人認為“專”就是对工作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立場很正确。我們所指的“專”不能这样簡單。要“專”固然要对工作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但是不能說这样就算“專”了。关于“專”的另外一种說法是指一个人在政治上很右，很保守，很反动，立場很错误。世界各国的习惯大数都相同，普通对反动的东西都是用白色或黑色去象征它，例如“白党”、“白軍”、“白区”、“白色恐怖”等等就是。

我們这里所講的“紅”就是指政治、思想而言的。“紅”就是指一個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正確，思想意識進步。一個干部或一個人“紅”，就是說他有德，就是指他的政治品質好，就是說他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堅定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那麼說一個人“紅”，是否一定要成為紅色政治家或紅色理論家呢？我們認為紅色政治家與紅色理論家固然是“紅”，但是不能要求所有的干部，特別是所有的人民都成為紅色政治家或紅色理論家。我們所謂“紅”主要是解決一個人生觀問題，一個立場問題，就是為誰服務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都要解決的。

什么叫做“專”？

什么叫做“專”呢？“專”就是指一個人的業務能力，一個人的才，就是指一個人適于擔負某種工作的知識和經驗，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

是不是說“專”就是要每一個人都成為科學家或發明家呢？我們認為“專”只是要求每個人精通自己的業務，都掌握自己行業的專門技術和科學知識，都是自己工作領域里的內行。我們自然希望并提倡“行行出狀元”，但也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科學家或發明家，都是“狀元”。

既然要“專”，是不是就可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呢？我們認為點與面是不可分割的，精深與廣博也是不可分割的，必須有一般的知識作為基礎，才能作到重點深入，專精一門。

這樣看來，所謂“紅”就是政治，就是德，所謂“專”就是業務、技術，就是才，“紅、專結合”，就是政治與業務（技術）相結合，德才相結合。

我們和右派分子
沒有共同的語言

在“紅”与“專”、德与才的概念問題上，

我們和右派分子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我們認為是“紅”的，右派認為是“白”的；我們認為有德，右派認為是缺德；我們認為是进步，是革命，右派認為是反动，是反革命；我們認為德有客觀标准，是具体的，不是主观随意可否的，右派則認為“德无定說”，德是抽象的东西，是主观随意評定的。譬如我們認為一个人对党忠誠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組織、遵守紀律是一种美德，右派分子則認為是无德，是“唯唯諾諾”，是“为虎作倀”，是“无耻之尤”等等。又如我們認為密切联系群众、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呼吸、遇事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綫是一种美德，但是右派分子則認為群众是群氓，是“小人”，同群众打成一片是沒有出息，是下賤，是“造反”，等等。

其次，我們認為“專”的，右派認為不“專”；我們認為有才，右派認為少才。譬如我們認為共产党员和工农干部有才，有專長，但是右派則統統貶之为“吃政治飯”，“吃立場飯”，“吃斗争飯”，“靠黨員牌子吃飯”。再如我們不應該抛开一个人的德去孤立地看他的才，也就是說，不應該抛开一个人的政治立場，去孤立地看他的能力。我們認為一个人沒有无产阶级的德，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才。例如沒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場，就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去正确地分析情况，执行政策。又如沒有坚强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也就不能密切联系群众，走好群众路綫。再如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場、方法与作风，才能有无产阶级的办事能力。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无产阶级的德，他的才能才为无产阶级所用，英雄才能有用武之地。相反，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是

非常落后的，那么，他的“才能”越大，他就会以为人民“欠他的债”越多，而且永远会还不清，因此，这对人民事业的发展不但不会有益处，而且永远是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人民迟早是会把它抛弃掉的。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那么，他的“才能”越大，对人民事业的危害也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能，而是反对人民的“才能”。右派的看法则和我們完全相反。他們把“才”看成为一种与政治立場毫无关系的东西，看成为一个人天生的聪明和才智。他們提倡超阶级的所謂“才华”或“天才”，他們主張“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們甚至提出什么“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謬論。实际上右派分子正是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場上来看問題的。在他們看来，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天生就是愚昧无知的，被“治于人”的“劳力者”，只有他們才是天生的优秀人物，是應該“治人”的“劳心者”。右派分子叫囂說：“外行不能领导內行”，“无知不能领导有知”，“无能不能领导有能”，正是这一邏輯发展的必然結果。

第二节 德才兼备是党和国家选拔干部的一貫标准

虽然“紅、專結合”是近來出現的新名詞，但是“紅、專結合”的問題決不是从今日开始的。上面已經講过，“紅、專結合”实际上也就是德才相結合，而德才兼备却是共产党和革命政权挑选干部的一貫标准。

季米特洛夫論选拔
干部的四条标准

談到这里，就很自然地使我們想起了季米特洛夫的有名的挑选干部的四大标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國際第七次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說：“我們应当根据什么基本标志来挑选干部呢？第一，对工人阶级事业底无限的忠心，对党的忠誠，这忠誠是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在阶级敌人面前考验过的。第二，与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要以群众底利益为生活，要深知群众生活的脉搏，他們的情绪和要求。我們党的組織底领导者之威信，首先就应当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群众把他們当作自己的领袖，群众在自己的經驗中深信他們有充当領導者的潜力，深信他們在斗争中有无限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三，善于独立地在环境中識別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負責。誰要是怕負責任，誰就不是领导者。誰不善于表現創造精神，誰設想——“我只执行別人告訴我做的事情”，誰就不是布尔塞維克。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布尔塞維克的领导者，这种人在失败的时候，不張皇失措，在胜利的时候，不驕傲自夸，在实行決議的时候，表現百折不回的坚决性。当干部临到必須独立解决斗争底具体任务时，并且覺着自己对这件事情負完全責任时，他就最容易发展，最容易長进。第四，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同样在不可調和地对待一切离开布尔塞維克主义路綫的倾向上的紀律性和布尔塞維克的鍛煉。”（“整风文献”中“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从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中，可以看出，有关德（“紅”）的就有三条，即第一条，对党忠誠；第二条，联系群众；第四条，遵守紀律。有关才（即“專”）的有一条，即第三条，独立地工作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工作路綫。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經多次強調了这一点。

1937年5月7日，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论述干部问题的时候，曾经写道：“指导伟大的革命任务，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讲话中，也曾经多次教导每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刘少奇同志在1945年5月14日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怎样选拔干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的理智。我们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地辨别方向，并不怕负责地决定问题；应该在对敌人的斗争中以及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

由此可见，党的干部政策历来就是坚持以“德才兼备”，也就是“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的。

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這次全民整風運動中，對黨和國家的干部政策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右派分子說共產黨用人是“德亂才廢”，是“重德輕才”，是“用人唯資”，是“宗派主義”等等。

右派誣蔑黨的干部政策是“德亂”，說黨的干部是“唯唯諾諾”，“無才便是德”。這是完全不符事實的。黨以德才用人的德，是有明確的標準和明確的解釋的，一點也不“亂”，一點也不會亂。這種解釋在上面所引用的季米特洛夫、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的指導中已經異常清楚和明確了，難道還用得着說明嗎？那麼，右派分子為什麼說我們“德亂”呢？根本原因是立場不同，語言不同，“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我們的德，他們認為不德，我們認為“德有定說”，他們却認為“德無定說”。我們認為對黨忠實是德，右派分子就認為是“狗腿子”、“便衣警察”、“為虎作倀”，就是“德亂”；我們認為服從組織、遵守紀律是德，右派分子就認為是“唯唯諾諾”，沒有“獨立思考”，就是“德亂”。

右派分子誣蔑黨“重德輕才”，也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共產黨是最愛才、最重才的。當然，我們愛的才和重的才是無產階級之才，而不是右派分子之才。在這一方面，我們和右派之間也沒有共同的語言。

右派分子又誣蔑共產黨“用人唯資”，“宗派主義”，事實上這正是黨所極力反對的。劉少奇同志早在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就曾經批評過這種現象，指出在選拔干部時，首先地並且是唯一地估計他的黨齡的長短與資格的高低，是不正確的。全國解放以來，黨更是一再強調指出，不應該把“資格”當作挑選干部的標準。右派分子的這種誣蔑居心何在？很明顯，是为了否定黨

的德才兼备、“紅、專結合”的干部政策，企图以此来“證明”党是一个“宗派主义集团”，从而推翻党的领导权。

第三节 “紅、專結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設人材的根本方針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紅、專結合”是党的干部工作的根本職務問題，那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时期，这个方針是否已經过时了呢？我們說，一点也不过时，不仅不过时，而且时代賦予了它以新的更为重大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干部的要求，从德、才兩方面來說，都比过去更加提高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紅、專結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設人材的根本方針。

为什么說新的历史时期賦予了“紅、專結合”的干部工作方針以新的更为重大的意义呢？这需要加以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每一个干部具有鮮明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場

首先，从德的方面來說，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們对干部在德方面的要求，主要是站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立場。在那时，一个干部只要贊成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統治，就可以过战争关；一个干部只要贊成土地改革，就可以过土改关。当然，在那时，資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也是不合法的，在革命队伍中也要受到批判，但是資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質要求我們集中力量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統治，对于干部中的“三敵”思想，必須予以彻底批判，从而划清敵我界限，

过好民主革命关，对于干部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象对待“三敌”思想一样地进行批判了。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最广泛的一次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它要求彻底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一切私有制度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政治战线上，它要求彻底地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在思想战线上，它要求彻底地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总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立场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已经变成了完全反动的东西。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假如说它还有两面性的話，那就只能说是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假如不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就是完全反动的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的东西难解难分，也已经变成保守的以至反动的东西了。假如说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什么革命性的話，那就只能是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思想，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思想了。历史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是唯一革命的立场与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都要取得无

产阶级的立场。至于每一个革命干部，党和国家对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他們應該具有鮮明的、堅定的无产阶级立場，帶領广大人民进行兴无灭資，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事業。

由此可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求每一个干部“紅”得更好，“紅”得更透，“白”色是不行了，假紅不行，粉紅色也不行了。

右派分子說，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只要“專”不要“紅”了，“紅”已經過时了。他們說，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大規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既然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建設社会主义，是向自然界开仗，那么，“政治飯”是吃不开了，“立場飯”是吃不开了，“斗争飯”也吃不开了；什么“飯”吃得开呢？據說只有“本領飯”吃得开。

右派分子的这种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今天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經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并沒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虽然已經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沒有完全結束，在整个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兩個阶级之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兩条道路之間的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这一來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的斗争虽然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曲折的，有起伏的，今后政治上特別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还是長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任何一个革命干部如果麻痹了自己的政治警惕性，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就势必在阶级斗争中打败仗，作俘虜。右派分子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論”的目的也正在这里。

我們也承認当前我国的总任务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集中力量向自然界开仗，实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但是，这决不

是說，就可以不要階級立場與階級路線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別的，就是要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社會。只有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才能堅定不移地領導中國人民建成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黨的領導要想建設社會主義，那就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為資產階級是根本反對社會主義的，按照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辦事，當然就不會有什么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也有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可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呢？它不過是一種幻想，一種通往資本主義道路的斜坡而已。按照小資產階級的願望作去，歸根到底，只能達到資產階級所希望的結果。也許人們會說，我不站在任何階級的立場，我站在超階級的立場，也可以建設好社會主義。我們說，這種想法誠然是很天真的，可惜的是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超”階級的地方。既然有階級存在，任何一個人就都不由自主地要隶属于一定的階級，從而就都具有一定的階級立場，不管你自己承認與否，都是一樣。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沒有真空的，非此即彼。戰國時代，階級鬥爭很激烈，孟子指出當時思想界的代表主要是兩大家：楊朱與墨翟，他說是“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今天的中國，歸根結底，只有兩大思想體系，一個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一個是無產階級思想體系，今天的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要去占領。可以說是“不入于無，則入于資”。所以說，搞社會主義建設，可以離開工人階級的立場，那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說這種話的人，不是欺騙，就是幼稚，二者必居其一。

說向自然界作鬥爭，發展生產力，可以脫離社會關係，脫離政治，也是一種欺騙或愚昧，需要加以啟蒙。人們都知道，社會生